

清宫藏蒔绘围棋罐的工艺研究

张 彤

(故宫博物院, 北京, 100009)

摘要 本文所研究的这对围棋罐是以蒔绘装饰技法髹饰的漆器文物,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, 盖面及罐身表面施金粉描绘。通过文献资料、显微观察、X射线成像技术等方法对其髹漆工艺种类的判定、技法特点、胎体结构等方面展开研究。结果显示围棋罐胎体是整体挖凿而成、为斫木胎, 髹漆工艺采用平蒔绘和高蒔绘技法相结合, 细节配以付描、针描等技法。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同类型文物的鉴赏鉴别、制作工艺研究、保护修复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。

关键词 围棋罐 蒔绘 斫木胎

引 言

围棋技艺为“琴、棋、书、画”四艺之一, 在古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, 从帝王到平民无一不享受着它带来的乐趣。围棋用具同样也是一项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, 主要包括棋子、棋盘、围棋罐。其中作为贮存棋子的工具, 围棋罐有竹、木、藤编、玉石、陶瓷、玛瑙、景泰蓝等多种材质, 它端庄古朴的器形为对弈者增添了几分风雅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对围棋罐(图1)是以黑金为主要装饰的漆器文物, 内分别装置黑、白玻璃棋子, 共362个。盖面及罐身表面施金粉描绘, 简单点缀花果题材, 清雅素净。本文对其髹漆工艺的判定、技法特点、胎体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, 以期对同类型文物的鉴赏鉴别、制作工艺及保护修复研究提供一定帮助。



图1 清宫藏围棋用具

1 髹漆工艺的判定

在丰富多元的髹漆工艺中, 以黑漆打底, 金做装饰的技法有描金、戗金、洒金、平脱等工

艺,还有日本特色的蒔绘工艺。这对文物的髹漆工艺类似于中国的黑漆描金,但从装饰图案、技法特点、金粉特点来看,为典型的蒔绘工艺。蒔绘是日本代表性漆工艺,即在漆器的表面用漆描绘纹样,并在漆未干之时撒上金、银为主的粉状材料,再通过罩漆、研磨等方式达到的一种工艺。

这两种工艺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,蒔绘由中国唐代的“末金缕”工艺发展而来,日本正仓院收藏的“金银钿装大刀”正是由这种工艺制成,即播撒金钿粉再罩明研磨推光,也就是《髹饰录》记载的“斑洒金”工艺^[1]。平安时代产生了“平蒔绘”,后来又发展成“研出蒔绘”,随着金银粉制造技术的进步,“平蒔绘”与“高蒔绘”诞生,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集多种蒔绘工艺于一身的“肉合蒔绘”,日本蒔绘也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工艺体系。就蒔何种粉而言,日本蒔绘又分为“色粉蒔绘”“消粉蒔绘”“平极蒔绘”“本蒔绘”(蒔丸粉,即前文所指的研出蒔绘、平蒔绘、高蒔绘等)^[2]。其中“消粉蒔绘”指的是用漆在完成推光工艺的上涂漆面上画图像,入荫室待漆表面干而实未干时,上金银消粉,不再研磨推光的工艺。

“描金,一名泥金画漆,即纯金花文也,朱地、黑质共宜焉。其文以山水、翎毛、花果、人物故事等;而细钩为阳,梳理为阴,或黑漆理,或彩金象。”杨明注:“梳理,其理如刻,阳中之阴也。泥、薄金色有黄、青、赤,错施以为象,谓之彩金象。又加之混金漆,而或填,或晕。”由杨明注的“泥、薄”可知,“描金”指以贴金、上金、泥金为手段的用金装饰的工艺,而非单指黄成所说的“泥金画漆”,“贴、上、泥”之前都要在光底漆胎上打金胶,内加石黄或银珠,金胶表干而有黏着力之时,贴、上、泥金。中国漆业界有“一贴三上九泥金”之说,也就是说装饰同样大小的漆面,贴金需要一张金箔,上金需要三张金箔,而泥金则需要九张金箔。故这三种工艺的区别在于金箔的状态之分,贴金用的就是金箔,上金所用到的金粉是将若干金箔放在金筒子里揉碎制成,泥金所用的金是将若干金箔内调广胶水研磨并将胶水分离出去而得。泥金要求更高,用料也最多,据说清代宫廷制品,只有最讲究的才用泥金^[3]。

消粉在文献记载中是:“极细的粉,以金箔碾碎制成的金泥粉^[4]。”类似于中国描金工艺中的

“上金”或“泥金”中所用的金粉,从工艺和金粉状态上来讲,中国描金工艺更类似于日本的消粉蒔绘。消粉蒔绘上完金粉后,因不再研磨推光,所以金表面没有丸粉蒔绘金表面的光泽度强,多呈亚光,本文研究的这对围棋罐表面纹饰金属光泽度强,金密而厚,且有罩漆研磨痕迹,所以为平蒔绘工艺。另,山景处有做“地盛”,即用漆、炭粉、锡粉或其他材料进行堆高,再在其上撒粉研磨等,为高蒔绘工艺。纹饰细节上跟类似时期的蒔绘器有相同图案。例围棋罐的细节图案带刺的花草(图2)与典型日本蒔绘风格的山水图海棠式盘(图3)细节中(图4)上描绘的一致,也可再次印证其中的日本元素。



图2 围棋罐(细节)



图3 日本蒔绘山水图海棠式盘



图4 日本蒔绘山水图海棠式盘(细节)

2 髹漆工艺分析及技法特征

围棋罐(图5)整体采用平蒔绘和高蒔绘技法相结合,细节配以付描、针描等技法。“日本蒔绘”在清宫档案中称之为“洋漆”^[5]。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总汇》有“洋漆围棋篓”的记载,例如“乾隆三十二年,十月二十一日,接得员外郎安泰等押贴内开,本月十三日太监胡世傑交洋漆围棋篓二个(热河)、象牙相棋一个(养心殿),传旨着启祥宫挑玉配做围棋一分、相棋一分,钦此……”但更多的记载是“黄蓝玻璃围棋一分(计三百五十八个随楠木匣一个)”^[6],表明清宫围棋罐楠木材质的较多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日本蒔绘器大多数是17~18世纪(相当于康、雍、乾、嘉),少量为19世纪的作品^[5]。而围棋技艺早在唐代就由遣唐使传至日本^[7],刚开始在贵族阶层中流行开来,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《枕草子》《源氏物语》等都能见到“下围棋”的描写。室町末期,一些公卿和武士开始招揽专业棋士,江户时代更是出现幕府公认的棋艺家族,围棋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,而是深深地融入日本文化之中。室町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是日本社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阶段,民间活力得到复苏,带来了工艺美术的飞速发展。江户时代,日本蒔绘形成自身完整的、登峰造极的工艺体系,蒔绘工艺广泛地运用到各种建筑装饰和家具器皿^[2]。

2.1 平蒔绘技法

两个蒔绘罐都是以花草、山景、小溪、蝴蝶作为主纹饰来描绘。其中罐盖含一个图景,罐身含两个图景,表现形式淡雅而优美,不拘泥于自然景象的描写,创作将其归纳为纹样,以比较自由的蒔绘形式来表现绘画一般的效果。

花卉植物采用平蒔绘的技法,以罐身的叶片为例,显微照片如图6、图7所示,金面平滑,有金属光泽,且金粉颗粒细小、均匀、厚而密,有研磨痕迹。平蒔绘的工艺技法是在漆底上用漆描绘图案,待漆流平,蒔1~6号细金银丸粉,入荫待干固后进行粉固(“粉固”就是过滤好的生漆薄涂于金银粉缝隙,随即用纸覆压粉面,吸去多余的漆液)。在金银丸粉图像上髹无油透明漆,入荫待干固后,用骏河炭研磨,只研磨金银象,不研磨全部。最后用脱脂棉蘸取不同粒径的磨料,加不干性植物油进行胴擦抛光。整个叶片采用“平蒔绘”的技法制成,之后再用“付描”手法制金色叶脉,“付描”与中国描金中“金理”相对应,即图像上金勾阳文,叶脉的轮廓线是在叶片金粉蒔完之后



图5 围棋罐罐盖和罐身



图6 围棋罐罐身叶片显微图(10×)



图7 围棋罐罐身叶片显微图(20×)

用漆描绘线纹，然后再蒔消粉或细丸粉，待干透，固粉，待干固，胴擦，用工极巨。

2.2 高蒔绘技法

每个蒔绘罐的罐身底部均有两座小山，山景采用的是高蒔绘技法，高蒔绘继承了平蒔绘的特色，在漆面上做出了堆高的“地盛”。地盛的材料有漆、碳粉、锡粉、砥粉等等，堆高后再撒上金粉，并研磨。山景的显微照片如图8、图9所示，从图中可知，“地盛”是黄色，推测是类似于砥粉之类的黄色材料，山纹是黑色底漆，低于金面。推测此山景的蒔绘技法是在漆面上用漆描绘底纹样，蒔黄色材料的粉，再固粉，逐层堆起图像，逐层待干，待其干透，精细研磨以后，其上涂漆黑色底漆，入荫待干后，再上漆蒔金粉，趁蒔粉未干时用尖刀或针刻露黑地成山脉，这一工艺称为“针描”。蒔毕入荫后待干，再进行固粉，不全面上漆不全面研磨，只研磨金粉图像，最后再进行胴擦抛光，完成。



图8 围棋罐罐身山景显微图（6×）



图9 围棋罐罐身山景显微图（10×）

2.3 起稿线的绘制痕迹

在对蒔绘罐子进行显微观察的时候，发现了叶脉及叶片的边缘线都另起了蓝色的线（图10、图11）。经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，蓝色线处含有银元素，应该是银粉所绘。尤其图11可以明显看到，银线位于金粉之下，金粉的播撒没有完全按照银线描绘的轮廓，有所偏差，银线应是做起稿线



图10 围棋罐罐身起稿线显微图（10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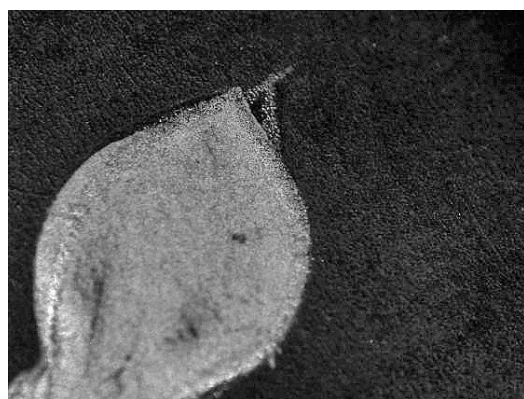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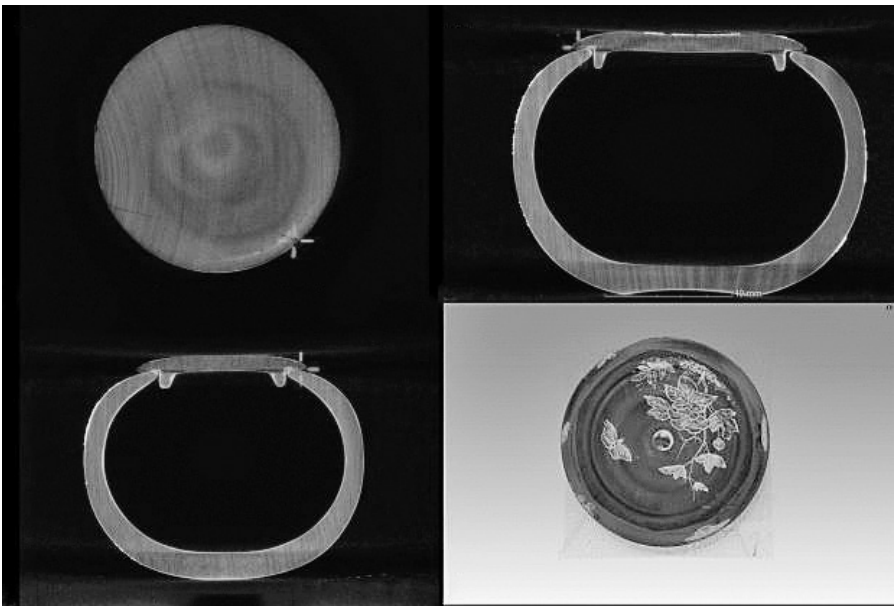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 围棋罐罐身起稿线显微图（10×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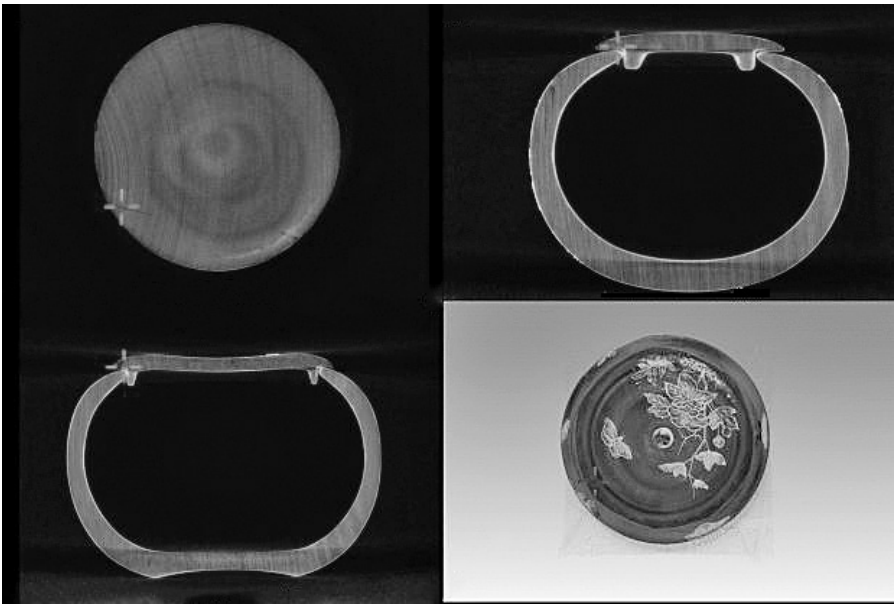
用，漆工称之为“誊稿”，具体方法是用漆在薄纸上描画图案轮廓，然后有漆的一面印在器物表面，取掉纸之后撒钛白粉或银粉（该蒔绘罐用到的是银粉），扫掉多余的，图案轮廓就印在器物上了，之后再进行描漆蒔粉。起稿线与金粉的偏差也可说明这件文物绘制的不是那么精致，略显粗糙。

3 胎体结构检测分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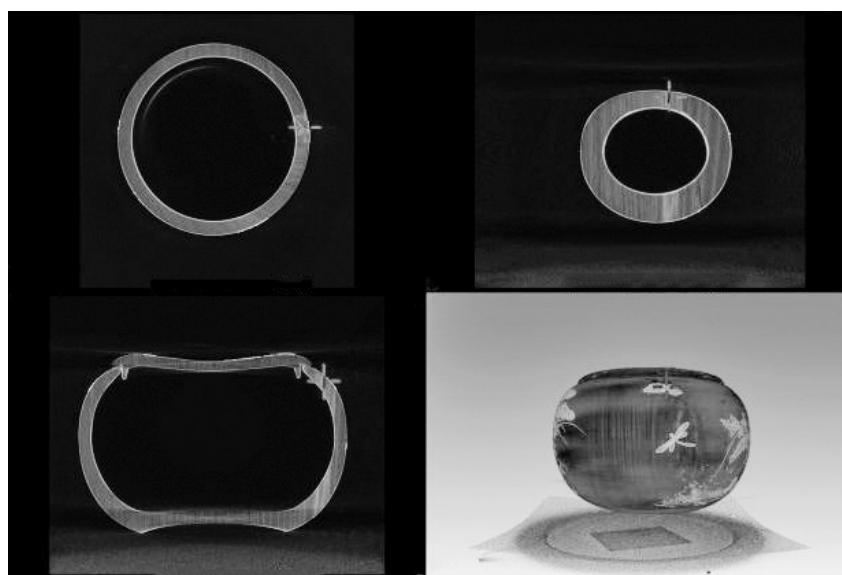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X射线成像技术对蒔绘盒进行无损检测，可清晰地看见胎体结构和文物伤况。由图12围棋罐的X-CT图像可知，盒身木纹年轮走向连续、一致，可以断定盒身为木胎制成，且由整块木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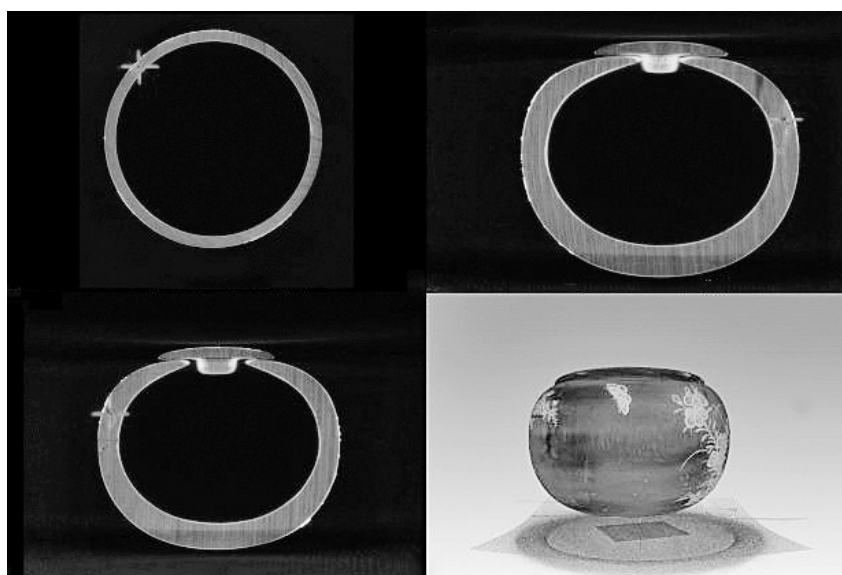
(a)



(b)



(c)



(d)

图12 围棋罐的X-CT图像

挖空中心制成。同理，盒盖也是由木头整体挖槽而成，均为斫木胎。盖和身的木料虽为整块，但其局部位有瑕疵、疤痕，图12(a)、图12(b)为盒盖上的伤况（十字坐标处），图12(c)、图12(d)为盒身上的伤况，但因其上有刮灰、髹漆，弥补了木头本身的缺陷，暂时不需要处理。图13较为清晰地显示了蒔绘盒的右视图，盒盖、盒身各为整体一块木料，盖纽与盖为垂直黏接结构。漆层表面轻微起伏变化（边缘光亮处）为金层的变化，高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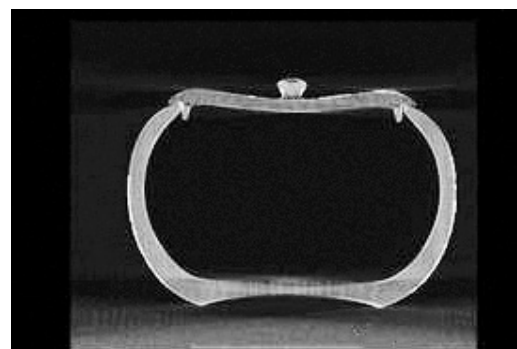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3 围棋罐X-CT图像右视图

漆面，同时验证了平蒔绘的技法。

结 语

日本蒔绘工艺体系纷繁复杂，丰富多彩，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蒔绘器大多也造型精巧，华美绝伦，主要涉及研出蒔绘、平蒔绘、高蒔绘、肉合蒔绘等工艺，以及平目地、梨子地、沃悬地等丰富的“地蒔”工艺。本文所研究的围棋罐的蒔绘技艺相对简单，风格素雅洁净，主要是平蒔绘和高蒔绘的结合，仅是冰山一角，为同类型文物工艺分析和研究提供一定借鉴的同时，更多复杂的蒔绘工艺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，从而更好地传承东亚髹漆技艺。

参 考 文 献

[1] （明）黄成. 髹饰录图说 [M].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，2021：199-200.

[2] 长北. 日本蒔绘工艺体系 [J]. 创意与设计，2012（1）：27-34.

[3] 王世襄. 《髹饰录》解说 [M].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：52.

[4] [日]大西长利. 漆-亚洲血液 [M]. 杨立山，译. 南京：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，2022：366.

[5] 夏更起. 故宫博物院藏“洋漆”与“仿洋漆”器探源 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，2015（6）：136-150.

[6]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.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：乾隆三十年起乾隆三十二年止（1765—1767） 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：767.

[7] 何云波. 围棋东渐与中日文化互动 [J]. 日本学论坛，2002（1）：44-50.